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卷十二

唐　房玄齡　注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循古而已混同也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

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佶堯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與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善於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

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降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

積於强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猶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悴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鵾然若謞之靜謞油潤貌鵾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謞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濡之温辭而强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

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

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遫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遫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遫已上二事為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流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

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强以立斷（强立其志）

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用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梲之梲反之傳革梲柱也革皮也梲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

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

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

禡禮我而居之或有貴用財物禡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强者以譽之富而又强則為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强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强者服事事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摽人富而清廉則使為人摽式堅强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强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亾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䮍子朗反緣即揖也䮍馬之壯健者怯惡者必亂

故弃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逸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内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

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

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奈其斝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報斝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斝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負

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之名而舉之高舉

具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疎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己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强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根深不可伐大臣根黨盤結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

深槷之毋涸槷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蘩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具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

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

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之心故國敗也居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

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令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嚚敗而亡乎嚚即囂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

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弑君之事其事旣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毂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弑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亡國之起毁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踈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脩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

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强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强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

顯陽

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黜其時黜黯也居喪者毀瘠之息謂增長叛居喪之禮使人皆黜黯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憍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

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固結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

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馬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

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脩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脩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服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本

也是為十㝢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㝢猶區也十㝢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㝢故曰十㝢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離為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

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 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 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兹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兹適於危 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 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 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 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 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宗以朝封之君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於君而有親疎之殺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凡此為主之重者也 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

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

而衣汙殺言然人必有所計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

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

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

不得立修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離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三者貴上位

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緣故脩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脩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

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則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郄

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亂

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者應未變

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

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

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

內外相備

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

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

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

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輒有

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己以兩雄角兩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

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貢楚苞茅之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

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

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索者遠矣

索貨而賣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遠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

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

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

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

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

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

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汩也姦宄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

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

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眾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眾非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

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槃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競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

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懷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為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

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貧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貧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貧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為貴數而得一耳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

之也不欲强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强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虚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虚矣亟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虚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虚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虚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

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

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絶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强殊絶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橐韜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

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疑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

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亾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脩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

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進作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

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黙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

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

對曰得之哀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哀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

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煇然也

脩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脩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

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

德禮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令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令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荊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

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令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熰熰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為來

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為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莅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

管子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舉人臣官懋弼

謄録舉人臣官懋𢘆

管子卷十三

唐 房玄齡 注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

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獘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

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驁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

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 潔其宮 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 開其門 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 去私毋言 謂無私言 神明若存 宮潔無私則神存 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 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 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 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立名當物所以稱聖 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 道以不言無事為紀 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 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 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 若不惡死雖殺無益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 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 是以

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脩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

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

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脩之

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脩則彼不能虛詎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趍趍逆也無所位趍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

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

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

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
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
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
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
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
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
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
者舍已而以物舍已而隨物故曰因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

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

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

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今有精極惟思之極則神不

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為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

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

不亾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强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强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獨精心之為用獨明故比心於金中茍有如金之心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

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

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

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脩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閡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脩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

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出者而

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閒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興起貌謂能為

而不為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弗弗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興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譬之不勸非之

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辨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辨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

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韓乎其圜也韓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

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

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 /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 / 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 / 相宜則神與之 / 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 / 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 / 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 / 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 / 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 / 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 / 止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 / 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 / 也右陰謂〕

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

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

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

刺刺摋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摋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

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

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

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

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

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

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

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

審而出者彼自來

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

自知曰稽

自知則能考彼矣

知人曰濟

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

知苟適可為天下周

自知能稽知人

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旣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旣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於壁故曰四壁旣能知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旣降福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

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伐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華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

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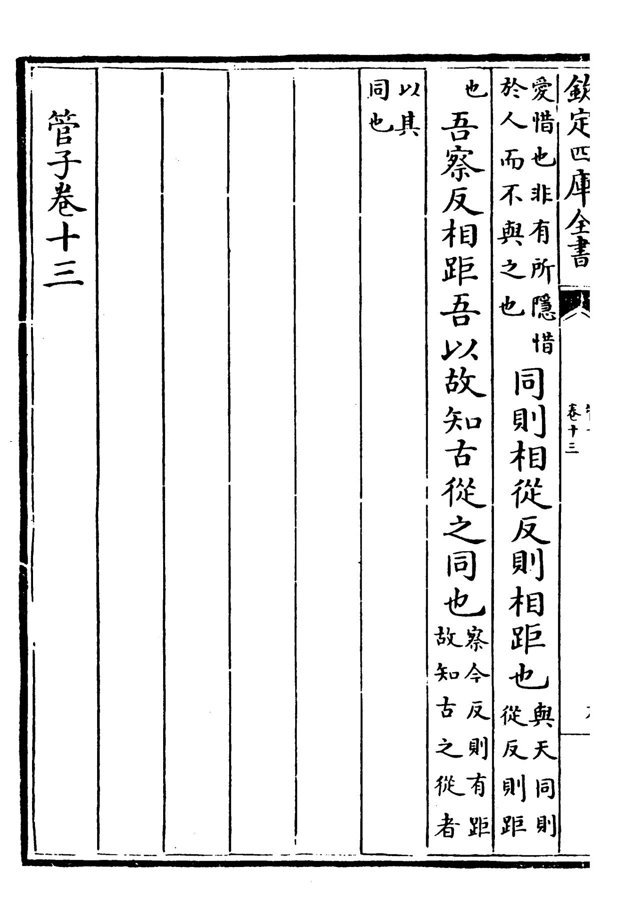
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旣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行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行動而為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

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

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

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也以其同也

管子卷十三



管子卷十四

唐 房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圓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

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挿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刺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加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

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合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滑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蹷義也蹷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

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

而九竅五慮出焉 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 此乃其精也 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 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 謂卜者以火鑽灼之 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得水不測之靈故神 欲小則化如蠶蠋 蠋藿中蟲 欲大則藏於天下 言能隱覆天下 欲上則凌於雲氣 尚上也 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 隨時而變不期於日 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

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

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伕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

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故欲不汚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

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

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

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

脩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

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脩隄防耕芸樹藝正津

梁謂正橋梁也脩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脩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

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

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

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來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

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

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脩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陽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歊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脩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脩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

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

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僄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袥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

中故為辰秋陰陽適其時曰秋秋成熟熟也時物揫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過失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之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斂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

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脩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

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

其事號令脩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

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遫至賊氣遫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

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脩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脩也

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己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則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

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脩槃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脩以槃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覩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

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脩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歷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歷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

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

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

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皀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以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脩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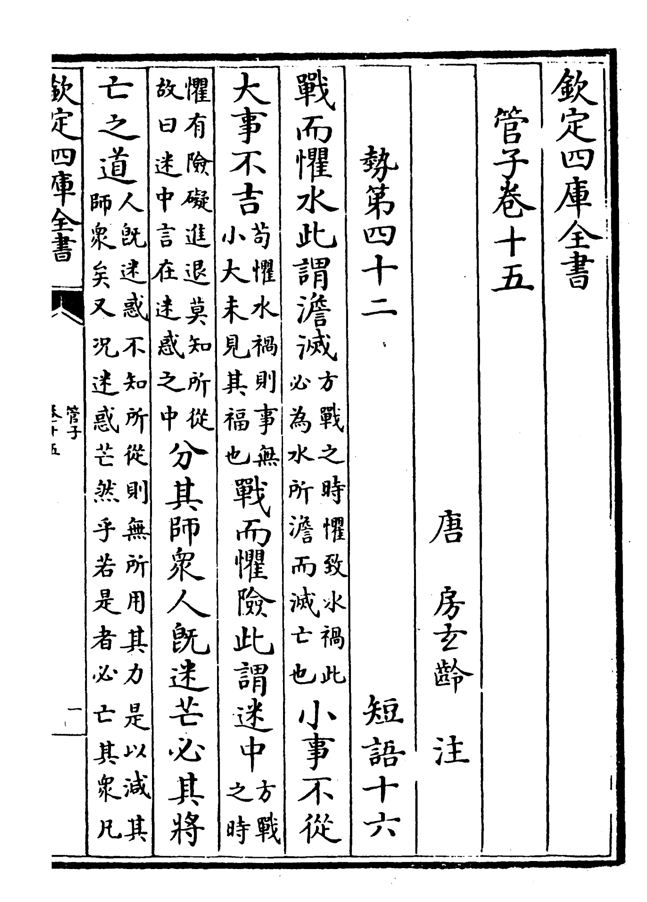
舉仁惠之事也寛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脩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圄圄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

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脩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剽竹箭〔言數剽削竹箭以為矢也〕

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潰也）䐈婦不銷弃（䐈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

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脩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脩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贖䐛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十四



管子卷十五

唐 房玄齡 注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

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失度者則為客也知靜之脩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脩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

御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巳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脩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脩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靜正己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脩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

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脩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贏贏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

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漬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

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

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惱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曽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曽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曽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曽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

飾之脩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

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脩其理恐有不脩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静君德及人以致和静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

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

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

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

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

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罏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黄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黄帝無爲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令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

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

臣脩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

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専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

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上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

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

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

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

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

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

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 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人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 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 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 比周以相為匿是 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 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 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 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

臣死於非罪 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 而邪臣起於非功 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 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 十至私人之門 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 不一至於庭 謂之君庭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重私輕公故也 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 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 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 各務私故不任國事 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令使人君行逆不脩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

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也廉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

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

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

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

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

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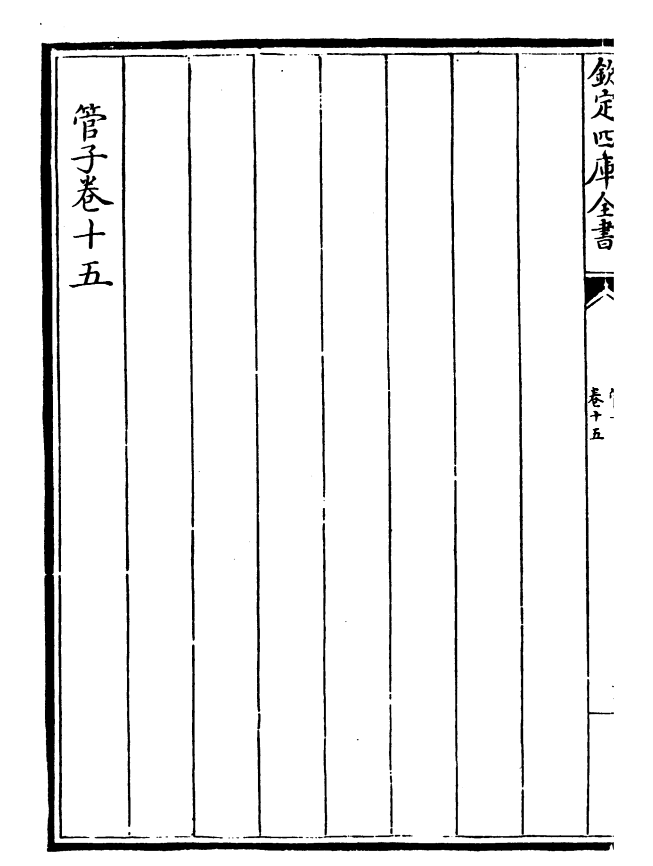
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足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

（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

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

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

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蹔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十五